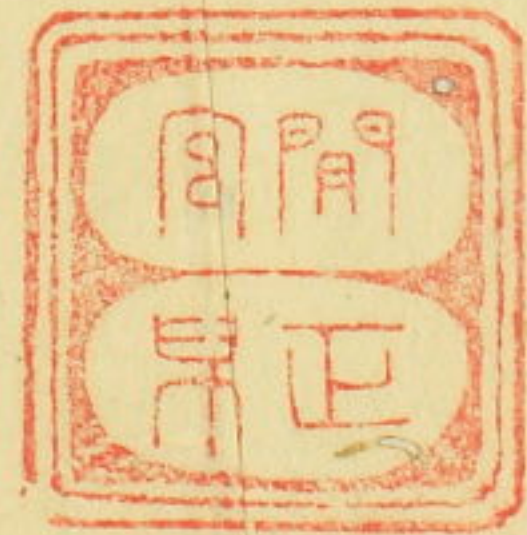


□ 12
1326
37



書
の
下

1326
37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
血肉也復反又之復戰也字弟謂太子甲也即所謂東
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代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仁者無不愛而
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
由疏與疎同遠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
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
人之忍自內而外者有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
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
由疏遠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
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
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興
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
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
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
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
不稟王命而擅用兵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
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
假尊王
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入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
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
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必有筆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

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

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

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

與魯同音魯

楯也

楯堅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

武成言武

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

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聲不仁之

心耳

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

朱子曰此亦按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

云魯語曰姐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

曰註易誤下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得經註本草誤

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

之其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向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輪也千書序

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

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

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

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

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

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作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

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刃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

勝與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

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

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之戰為無不仁二章以

於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時皆尚戰能者為賢臣而孟

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戰能者為賢臣而孟

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之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

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

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

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

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莊周所論斲輪

之意蓋如此莊周了天道篇桓公齊君讀書於堂下釋雅蓋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雅蓋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粕也曰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諱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

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

心而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言盡之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袷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糗糗去久反音汝

反果

飯食也糗乾音糗備也茹亦食也袷音書俗作衣也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待也朱子曰趙氏以果

之衣也

果者死。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南
張氏曰。君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以。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適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己隨物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入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入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間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

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室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曰。天有顯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幾。有征。古者禁異服。譏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

○范

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反。為暴也。交王之困。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困。為併國中此。

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

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占人創法立制與天下

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

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

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

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

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

范氏推言反賊范園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

行文王之政者凡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

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

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不行

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不以道則妻子亦

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

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

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

則不得而強之然伊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

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

人之於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

是之謂歟其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

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

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怠乎年之有凶而

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

之不司誠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

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爲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

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時。慕名而勉強爲之耳。這雖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

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爲身死而不受爲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下處打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

之國。辭受之間。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待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於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僞。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一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也。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久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也。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

及國君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

則先後綱目然具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此三者

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

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治亦不越是以仁賢

文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人君能信用之三者所以

賢與無人之則有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

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

以得丘民之心盜須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

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

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

然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

也從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方行亦必庶幾於

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相睡而得天下如曹

廉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

二代之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以祀之地周禮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封之田其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諸王之社遺為畿封
而樹之聚土曰封遺謂壇及壝也○白虎通曰天子社
之方一色土其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社稷壇相並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社稷壇相並
氏曰社所以祭土之神稷所以祭穀之神稷所以祭土
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神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
人故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文
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

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問民貴君輕之說得
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
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所在而已爾若不
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
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
言非以分言也

大夫

在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
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是君

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患則
毀其壇壝而更平置之亦年不順滅八蜡助駕不通之

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也者索音

先齋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嚮農先農及郵音

之至義也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

祭坊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

以記四方事也坊以止水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

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

置字不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

壇遠而改立其神也之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

也肆南軒張氏曰人君惟特崇高之社稷而忽下民之微故

失之也則民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

為之矣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曰離民已者亡驕亢自居

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意可謂仁切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形旬前

篇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

學也及其一日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

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

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

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

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

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身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然其效也速而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木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空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汪氏曰聖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異於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

理合於八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人身之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入之所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宜之意又不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對義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之言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又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便是仁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仁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進之云孟子仁也者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信而言五常之

道尤為
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當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
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
旨出畫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
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
以已足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
氏曰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訕反理賴也今按漢書

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李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也其
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
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眾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
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
於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
問文王也

詩邶反蒲味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
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

當之。如見踐於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雖猶言辭隕墜也。

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發。絕其悞怒。亦不

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

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悞怒。况

今能絕衆口之謗。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

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

為衆口所謗。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

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雖為

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

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慶源輔氏曰。以

昭者求之己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

引天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墻。一物無所見。

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

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田也。路。大

路也。為間。以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

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徒。玩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

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

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

益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

且開。學問纒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

大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人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山文王樂其固陋。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所斷。私欲使之。而塞天理之路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反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旋蟲。謂之幹。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白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蒙作蹲此形。及蠡者。蠡。反。結。木蟲也。言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

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結。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

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

使之然也。歷年久之。譬之鐘。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

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

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

也反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扶

反又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

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

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論

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

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掉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依

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

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南軒張

固亦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心為

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

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眾之悅而有動哉審

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振民是

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

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

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

者以取人之屢使哉○新安陳氏曰勸王

發倉振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聲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則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殊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富貴之極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

知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

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淑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

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脩武粉反音混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

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之指理而言如舜過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

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
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
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本不格姦○問仁
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也
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
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
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孟
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言厚薄
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夫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
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
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
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
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
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不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
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
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性愈危道心愈微
有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
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
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
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
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
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
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寶藥材然後備製以為圓為
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車竟不是○問可欲之
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

諸已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欲人說恐未安曰此
便是他有所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樂事上事與下句
非不相悖○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
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
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大
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聲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

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

一毫勉強假○張子曰志以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

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

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矣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

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

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是都

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

實之謂美是就外上說說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引易坤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朱子曰美

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可禦其在躬也

則昏面益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長又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七容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

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大而化

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量物便是已○朱子曰久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必其德之盛者日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必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化則無迹不可見不以為言

人之智力所能及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

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

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所及也至焉者底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戈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

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

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發從子教。先館舍後長

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

於惡惡也。而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下同仁矣。新

似。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略。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

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

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慶源輔氏曰。張子并

如此。○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

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諸已。有諸已則仁不

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

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信。尹氏曰。自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

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

之神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

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

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

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

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聖不能如身之不同豈有

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

也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
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苦艾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蓋闌也招宵局縣反也羈其足也言

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

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

之盡也雲峯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

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

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一時併取三者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必警夫取民無度者問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緩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揚安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丁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七而常為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用之

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

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駁駁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勝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與。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

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

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

夫音扶。予而以為血了。自說。朱子獨以為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為。蓋不獨以始非也。下無曰字。而問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繼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儒悲欲。則辭以疾。勝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以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此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意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以爾汝相稱亦自有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以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

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結音

結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結即此意也便平聲俟味以言隱默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旬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

憂傾則茲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說言近

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

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理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

在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

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

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

之而無不化是君

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

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

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固荒唐而無餘

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

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鳥故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

之者備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

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

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

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及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堯

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

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

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

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

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略成湯却致致向進如其伐

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

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

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

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問信言語以正行

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

○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

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與聖人之庸

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

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而為矣此反之

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

孟子卷之四

論語

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

亦可。惟行法，故禍福能。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

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

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行法以俟命。君子此

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

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

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

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

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

命之意。○變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

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

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

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

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

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懼，非謂便視他物也。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見

大人則藐之，則失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是貌，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

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者，而

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

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

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也。孟子特以

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

其意氣舒展，無所憚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

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魏魏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法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壞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魏魏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魏魏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魏是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魏魏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

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魏魏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古者。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所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楊氏曰。孟

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放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存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

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

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

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寡

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寡

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寡對

寡字說若眼前事貪要時這心便一分數少也蓋多寡對

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

都分雖了只減以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

所至則不由然也然未有不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

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

○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

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

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

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此見欲之可畏

觀旅葬之書只受一犬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

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

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存者謂其心之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

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以寡欲為

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

者為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

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失於操舍而

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行固學名之先務然人惟一

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利官能保其常存

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

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

欲也雖然寡欲同善矣然非真知夫大道理人欲之分則

孟子

論語

卷之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朱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波反詳見論語鄉黨篇

肉也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

羊棗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五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

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而略

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狷音

也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證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

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稍，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吹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反下。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死。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與。同。莊子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差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鳥。知禮義，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

皙見前篇。琴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

季武子子穰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

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平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輒慕古也。狂，程子曰：會

哲者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之於事為其直欲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寥寥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首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獨也是又其飲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獨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獨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原潔也朱子曰狂者知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獨者歟鄉原庸云智者在者知之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獨者歟鄉原

即所謂小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使自有所見者獨者是合下氣質真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獨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故鄉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

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

去而痛絕之也孔子語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原

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原

曰口鄉人無知其所謂願人謂之鄉原原字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

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

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

稱古人耶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

親厚哉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

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闔如奄

人之奄閉藏之意也禮春官守祀奄八速廟曰媚

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

原之行也朱子曰鄉原務為諛諂不欲忤俗以取容

又不肯做獨心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

之不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

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

却都勻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禍原若為他

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闔然媚於

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

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

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

見過於高遠而行不至猶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
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
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
頭來却不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

是以此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

曰此數句極細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
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

廉潔曰似則非真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
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

大中正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
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

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已之私德惟道之不明世俗
既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

而不能自拔故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堯惡其亂也惡佞惡其亂義也

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

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堯舜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堯舜苗之草也佞才智之

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獫狁，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慶源輔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以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六

是以此章言則相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

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君子於此亦

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

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

音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

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

似是非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

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

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

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

此言文不言武。文正譏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正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英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他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

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下

同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繼。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此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甚也。若使今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

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朱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為難也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奇民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

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道統者此已為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雲峯胡氏曰集註神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音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孟子集註

卷之十四

朱子



